

繪圖

前漢通俗演義

趙秦

唐

署

第十冊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再版



(續前漢通俗演義 起全十冊)

定價大洋貳圓

編述者 古越蔡東帆

印刷者 上海開會文堂印局

發行者 上海會文堂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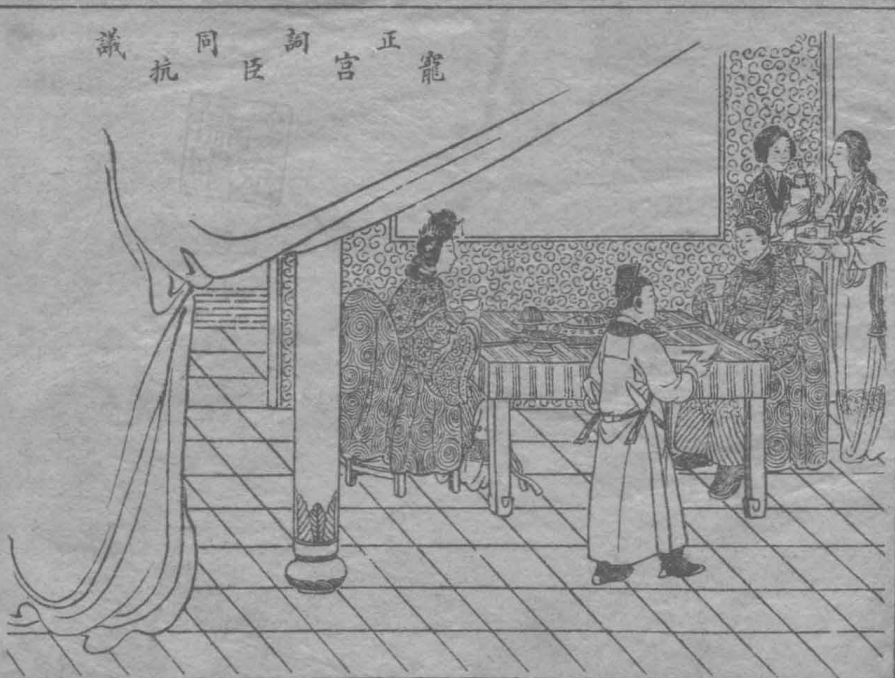
分發行所
漢口黃陂街
廣東雙門底
奉天鼓樓北
北京楊梅竹斜街
濟南西門大街
長沙南陽街
會文堂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拋球場會文堂書局

賴直太子得承基



寵正宮詞臣同抗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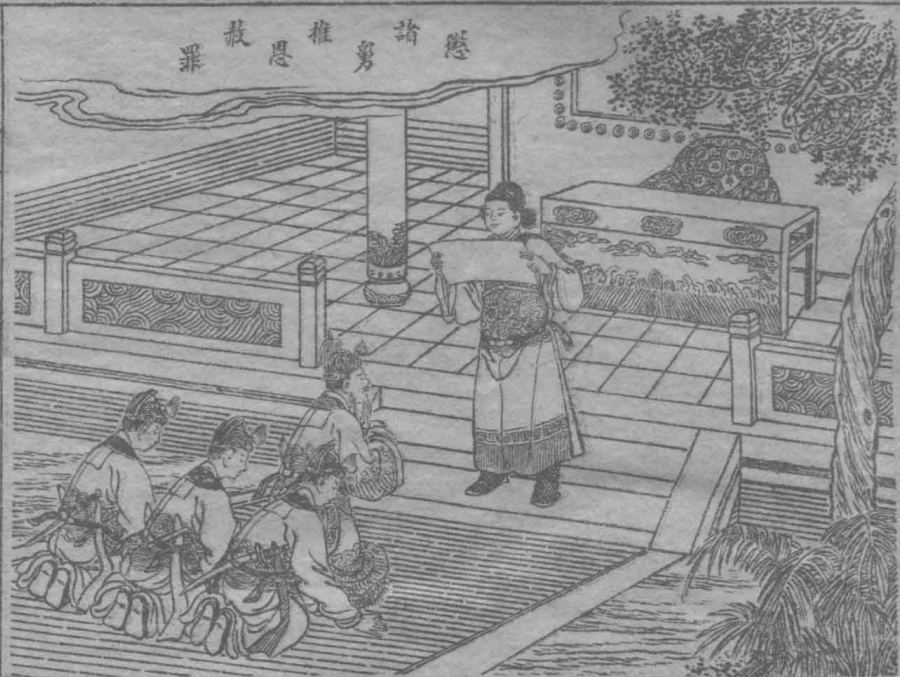
識情指日團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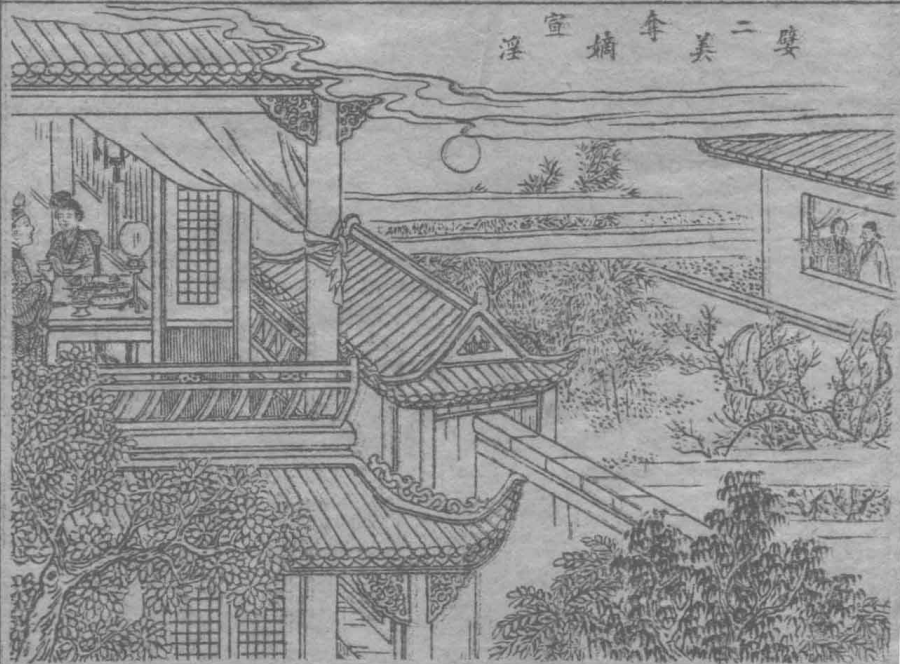
達婦言上書惹禍



隱 諸 勇 推 恩 赦 罪



嬖 二 美 奪 嫡 宣 淫



智班伯借圖還諫



猛朱雲折檻留難



後 許 死 耽 謀 機 洩



官 中 斥 怒 位 坐 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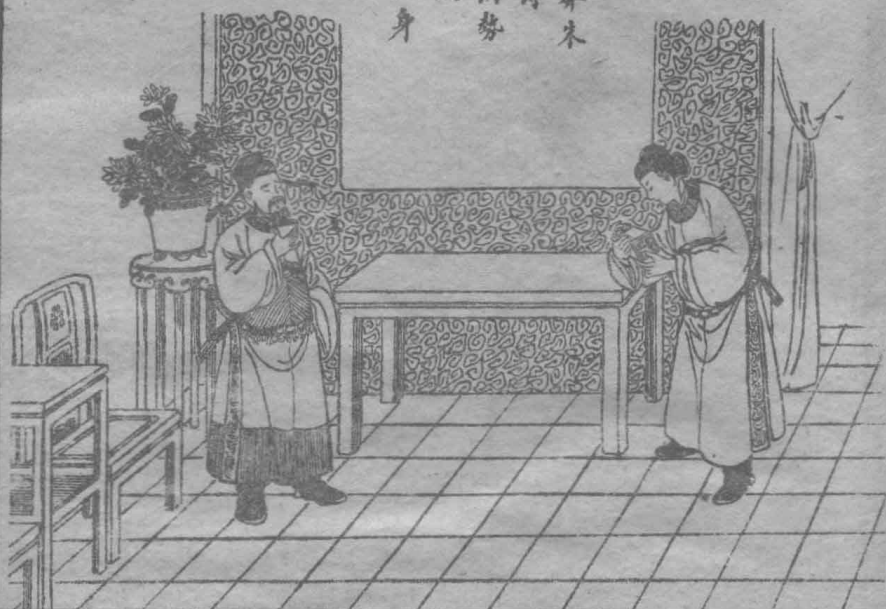
忤重師丹貶



害妃史立售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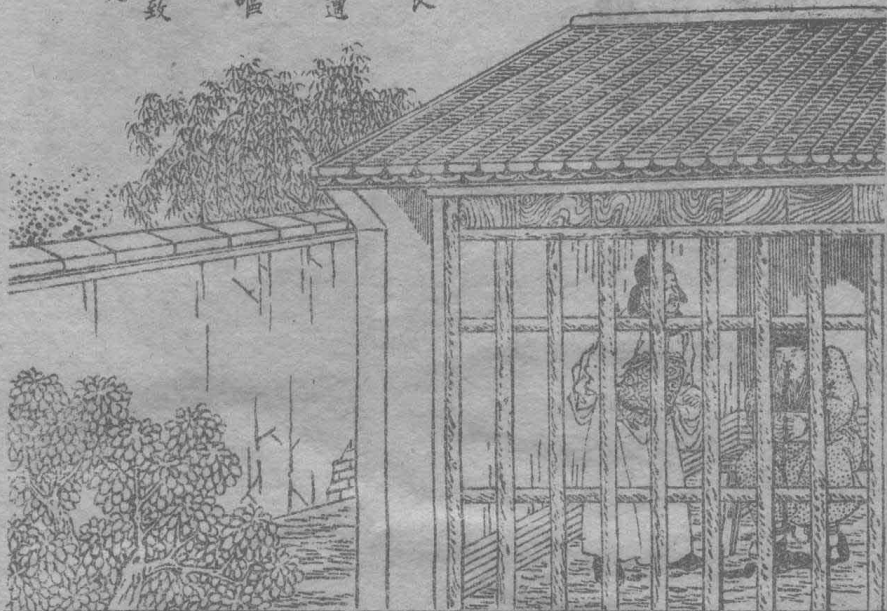
莽末
博勢
反附
亡身



寵邀同家園賢董吳



良相遭囚囑血致斃



偉臣失勢與婦並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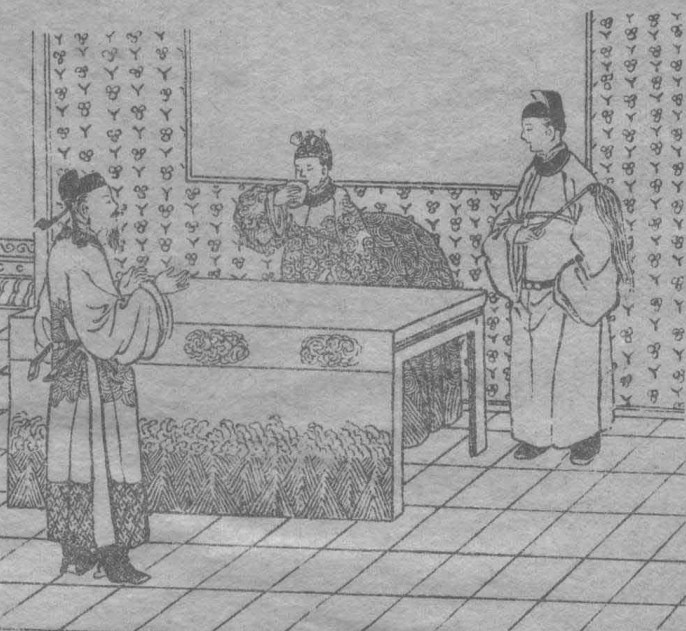
功居上同 雄白獻



驚 赤 血 殺 免 構 獄



竊國權
王莽弑帝



投 聖 后 覆 宗



繪圖前漢通俗演義卷十

第九十一回 賴直諫太子得承基

寵正宮詞臣同抗議

却說元帝寢疾。逐日加劇。屢因尚書入省。問及景帝立膠東王故事。

即漢武帝

尚書等並知

帝意。應對時多半支吾。原來元帝有三男。最鍾愛的是定陶王康。

係傳昭儀所出。見前卷。

初封濟

陽。徙封山陽。及定陶。康有技能。尤嫻音律。與元帝才藝相同。元帝能自製樂譜。叔成新

聲。嘗在殿下擺着鞀鼓。自用銅丸連擲鼓上。聲皆中節。與在鼓旁直擊相同。他人都不

能及。獨康亦擅此技。有乃父風。元帝贊不絕口。常與左右談及。駙馬都尉史丹。係前大

司馬史高長子。隨駕出入。日侍左右。聞元帝稱美定陶王。便向前直陳道。陛下嘗謂定

陶王多材。臣愚以為材具稱長。莫如聰敏好學的皇太子。若徒以絲竹鼓鞀為能。是黃

門鼓吹郎陳惠事微。高出匡衡。何妨使為丞相哩。元帝聽了。也不禁失笑。已而中山王

竟得病遽殤。竟係元帝少弟。元帝初元二年。方授王封。年幼未能就國。留居都中。與太

子驚同學。頗相親愛。中山王歿。元帝挈着太子。同往弔喪。撫棺流涕。悲不自禁。獨太子

驚並無戚容。元帝怒說道。天下有臨喪不哀。可以仰承宗廟。為民父母麼。說着。旁顧左

右。見史丹在側。便詰問道。汝言太子多材。今果何如。丹忙中有智。即免冠叩謝道。臣見

陛下悲哀過甚。因戒太子不再涕泣。免增陛下感傷。臣罪當死。

既為太子辯護。又為自己表忠。好一個伶俐口。

才元帝被他瞞過。怒氣自平。到了元帝寢疾的時候。定陶王康與生母傅昭儀朝夕入侍。傅昭儀狡黠過人。憑着那靈心慧舌。哄動元帝。改易太子。好把親子補充儲位。元帝頗為所惑。因欲援膠東王故例。詔示尚書。史丹又有所聞。探得傅昭儀母子不在寢宮。竟大膽趨入。跪伏青蒲上面。儘管叩頭。青蒲是青色畫地。接近御牀。向例只有皇后可登青蒲。史丹急不暇顧。又自恃為元帝近臣。不妨犯規強諫。元帝聞他叩頭有聲。開眼瞧着。見是史丹。乃驚問何因。丹涕泣陳詞道。太子位居嫡長。冊立有年。天下莫不歸心。今乃道路流言。傳說太子不免動搖。如陛下果有此意。滿朝公卿。必然死爭。臣願先自請死。為羣臣倡。

保全稿副
失守經之義

元帝素信丹言。且知太子不應輕易。纔喟然長歎道。我本無此

意。常念皇后勤慎。先帝又素愛太子。我怎好有違。現在我病日加重。恐將不起。願汝等善輔太子。毋違我意。丹乃款啟起立。退出寢門。又過數日。元帝駕崩。享年四十有二。在位十有六年。凡改元四次。太子驚安然即位。是謂成帝。當時太皇太后上官氏早歿。皇太后王氏尚存。因尊皇太后王氏為太皇太后。母后王氏為皇太后。封母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。領尚書事。是王氏攬權之始奉葬先帝梓宮於渭陵。廟號孝元皇帝。越年改元建始。却有一件黜奸大計。足快人心。原來成帝居喪。朝政俱委任王鳳。鳳素聞石顯姦刁。因即奏請成帝。徙顯為長信太僕。奪去重權。丞相匡衡。御史大夫張譚。前曾阿

附石顯。此次見顯失勢。竟劾顯種種罪惡。並及顯黨五鹿充宗等人。於是褫免顯官。勒令回籍。顯快快就道。病死途中。

得全首領。大是幸事。

少府五鹿充宗。被譴為玄菟太守。御史中丞

伊嘉也。貶為雁門都尉。牢梁陳順。一併罷免。輿論稱快。又有歌謠傳聞道。伊徙雁。鹿徙

菟。去牢與陳實無價。惟匡衡張譚。既將石顯等劾去。總道前愆可蓋。從此無憂。誰知愷

動了一位直臣王尊。竟奏入一本。直言丞相御史。前知石顯姦惡。並未糾彈。反與黨合。今顯

罪已露。乃取巧彈奸。失大臣體。應該論罪。

是成帝看了此奏。也知衡譚有過。但甫經即位。未便遽斥三公。因將原奏擱置不理。

衡得知此信。慌忙上書謝罪。乞請骸骨。繳上丞

相樂安侯印綬。成帝下詔慰留。仍將印綬賜還。並貶王尊為高陵令。顧全匡衡面子。衡

始照舊行事。但朝臣多是尊非衡。為尊扼腕。尊係涿郡高陽人。幼年喪父。依伯叔為生。

伯叔家況亦貧。屬使牧羊。尊且牧且讀。得通文字。嗣充郡中小吏。遷補書佐。郡守嘉他

才能。特為保薦。尊遂以直言充選。擢為號縣令。輾轉遷調。受任益州刺史。蒞郡以後。嘗

出巡屬邑。行至印郡山。山前有九折阪。不易往來。從前王陽嘗出刺益州。

王陽即王吉。

至九

折阪前。慨然長歎道。我承先人遺體。須當全受全歸。為何屢經出險。當下辭官自去。

及尊過九折阪。記起王陽遺事。獨使車夫疾驅向前。且行且語道。這不是王陽的畏途。

麼。王陽為孝子。王尊為忠臣。各行其志便了。尊在任二年。又奉調為東平相。東平王劉

棻。王陽為孝子。王尊為忠臣。各行其志便了。尊在任二年。又奉調為東平相。東平王劉

宇。係元帝兄弟。少年驕縱。不奉法度。元帝知尊忠直敢為。特將他遷調過去。尊犯顏進諫。不畏豪威。宇好微行。尊即囑令廐長。不准為宇駕馬。宇亦無可如何。惟心中很是不悅。一日尊入庭謁宇。宇雖與有嫌。不得不延令就坐。尊亦窺透宇意。向宇進說道。尊奉詔來相大王。故人皆為尊作弔。尊聞大王素有勇名。也覺自危。今就職有日。不見大王勇威。不過自恃貴寵。纔知大王無勇。如尊方算得真勇呢。哭兀得很宇聽了尊言。不禁變色。

意欲把尊格殺。又恐得罪朝廷。眉頭一皺。計上心來。因復強顏與語道。相君既自稱有

勇。腰下佩刀。定非常品。何妨與我一看。尊注視宇面。屢次色變。料他不懷好意。但呼宇

左右侍臣道。汝可為我拔刀。呈示大王。說着。兩手高舉。聽令侍臣拔刀。一面正色語宇

道。大王畢竟無勇。乃欲設計陷尊。說尊拔刀向王。架誣罪名。真是急智宇被尊說破隱情。

暗暗懷慙。又久聞尊有直聲。更致屈服。乃命左右將具酒席。邀令與宴。盡歡而散。無如

宇母公孫嬈好。平生祇有此子。很是寵愛。此時得為東平太后。見尊監視甚嚴。令子抱

屈。不由的懊怒異常。婦人溺愛然是很可恨當即上書朝廷。劾尊倨傲不臣。妄母子事事受制。恐遭

逼死等語。元帝覽奏。見他情詞迫切。不得不令尊免官。及成帝即位。大司馬大將軍王

鳳。素慕尊名。因召為軍中司馬。奏補司隸校尉。偏後因劾奏匡衡張譚。仍然坐敗。尊到

官數月。不願久任。即托病告歸。王鳳也知尊負屈。究因事關丞相。未便左袒。只好聽尊

乞休。徐圖召用。惟成帝待遇母黨格外從優。既使大將軍王鳳秉政。復封母舅王崇為安成侯。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皆賜爵關內侯。鳳與崇俱係太后同母弟。故鳳先封侯。崇亦繼封。各得食邑萬戶。王譚以下。統是太后庶弟。所以受封較輕。但數人並無功勳。只為了母后兄弟。都受侯封。爵賞未免太濫。廷臣俱不敢多言。可巧夏四月間。黃霧四塞。咫尺不辨。成帝也覺得奇異。有詔問公卿大夫。各談休咎。毋得隱諱。諫大夫楊興及博士駟勝等。竝說是陰盛侵陽。故有此變。從前高祖立約。非功臣不得封侯。今太后諸弟。無功並侯。為歷朝外戚所未有。應加裁損等語。大將軍王鳳得見此奏。當即上書辭職。偏成帝不肯照准。優詔挽留。是年六月。有青蠅飛集未央宮殿。繞滿廷臣坐次。八月間。又有兩月相承。晨現東方。九月間。夜現流星。長四五丈。委曲如蛇形。貫入紫宮。種種災異。內外多歸咎王氏。獨成帝因母推恩。倚畀如故。還有太后母李氏。已與太后父王禁離婚。改嫁苟氏。見前卷生下一子。取名為參。太后既貴。使王鳳等迎還生母。且欲援田蚡故例。封苟參為列侯。不知大體。無非是庸婦淺見。還是成帝稍有見識。謂田蚡受封。實非正當。苟參不應加封。但尚拜參為侍中。水衡都尉。此外王氏子弟。除七侯外。無論長幼。悉授官祿。這真叫做因私廢公。無益有害了。且說成帝嗣阼。年方弱冠。正是戒色時候。偏成帝生性好色。在東宮時。已喜獵艷圖歡。元帝因母后被毒。不得永年。特選車騎將軍